



尤利斯·該撒

莎士比亞著

新文藝出版社

4442



尤 利 斯 · 該 撒

莎 士 比 亞 著
曹 未 風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一 月

William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根據 Cambridge Edition 版本譯出

尤 利 斯 · 該 撒

莎 士 比 亞 著

曹 未 風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6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7/8 插頁 5 字數 73,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7) 0.42 元

人 物

尤利斯·該撒

奧達維·該撒

馬可·安東尼

M·埃米尔·雷彼得斯

} 尤利斯·該撒死后的三執政

西塞羅

波布列斯

鮑皮列斯·列納

} 元老

馬可斯·布魯特斯

加修斯

卡斯卡

特里邦尼斯

萊加利斯

達修斯·布魯特斯

麥特勒斯·辛伯

心納

} 反对尤利斯·該撒的人們

佛拉薇斯和馬魯勒斯 民政官

阿提米道勒斯 奈得斯地方的修辭学教師

算命的人

心納 詩人

又一詩人

路細勒斯

希丁諾斯

麥沙拉

小开多

伏倫諾斯

布魯特斯和加修斯的朋友

瓦罗

克立特斯

克勞迭斯

斯特拉多

陸修斯

达且諾斯

布魯特斯的僕人

平达魯斯 加修斯的僕人

佳尔勃雅 該撒的妻子

鮑霞 布魯特斯的妻子

元老、市民、警衛、侍从等各多人

景

羅馬：沙地士附近；非力比附近

第一幕

第一場 羅馬。大街

〔佛拉微斯，馬魯勒斯，和一群平民同上。〕

佛拉微斯 走吧！回去，你們这群懶家伙，都回家去：

今天是假日嗎？怎么！你們連这个都不懂，
做了手藝人，在干活的日子出來走動
就不准你們不拿你們干的那一行的
家伙嗎？告訴我，你是個干什么的？

民一 我，老爺，是個木匠。

馬魯勒斯 你的皮裙子和你的木尺在哪兒？

你穿上你這件最漂亮的衣裳干什么？

還有你，老爺子，你是個干什么的？

民二 是，老爺，比起一位好手藝人來，你可以說，我只不過
是一個笨匠。

馬魯勒斯 可是你究竟是個干什么的？直截了當地告訴我。

民二 這一行買賣，老爺，我希望干起來絕不會壞了良心；
這一行，老爺，真個的，是專門修理壞底子的。

馬魯勒斯 什麼買賣，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搗亂的笨蛋，你
是个干什么的？

民二 別這樣，老爺，我請你，可不要跟我冒火：如果你冒了
出來，老爺，我可能够給你打個掌子。

馬魯勒斯 你这叫什麼話？給我打個掌子，你这个沒有禮
貌的家伙！

民二 是啊，老爺，給你的鞋打個掌子。

佛拉微斯 你是个鞋匠，是不是？

民二 一點不錯，老爺，我就靠一把錐子过日子：我不管什
么商人的事，也不管什么妇道人家的事，就是靠一把錐
子。我是个一点不含糊的破鞋郎中，老爺；如果它們遭
了大難，我馬上叫它們起死回生。不管他是个什么样
的漂亮人物，沒有我的手藝，他就穿不上皮鞋。

佛拉微斯 可是你今天为什么不在你的鋪子里？

你領着这一群人在街上乱跑干什么？

民二 不瞞你說，老爺，就是要把他們的鞋底磨破，好給我
自己多找点生意。不过說真的，老爺，我們是歇了工；特
地來瞻望該撒，欢迎他凱旋的。

馬魯勒斯 欢迎个什么？他帶回來什么勝利？

有些什麼俘虜随着他來到羅馬，

倒剪着双手為他的戰車增加榮名？

你們這些木头，石頭，蠢材不如的人們！

哎喲你們這些殘忍的鐵石心腸的羅馬人，

你們已經不記得彭貝了？你們有多少回

爬上了高牆与城堞，攀登到
塔頂与窗头，是啊，甚至都爬上烟囱口，
你們把孩子抱在怀里，在那里
从早到晚地坐着，耐着性子等着
看偉大的彭貝从羅馬的街衢上走过：
那时候只要你們才望見他的战車一眼，
你們豈不是也曾齊声地迸出呼喊
使那泰伯河的巨流，都因为你們的
震天連喊傳到了它的空闊兩岸
而在它的河身深处激动抖顫嗎？
可是你們現在又來穿上最漂亮的衣裳？
你們現在又來憇一天工？
你們現在可是來把鮮花拋在那踐踏着
彭貝的血迹而勝利归来的人的面前嗎？
走吧！
赶快跑回家去，屈膝下跪，
向諸神祈禱赦免你們這一陣
必將因为这种忘恩負义而降臨的大瘟疫吧。
佛拉徼斯 走吧，走吧，老鄉們，为了犯了这个錯，
你們去把你們这幫窮人都召集起來；
領他們到泰伯河岸上去，你們去好好地
哭上一場，一直哭到那低流的河水
都漲到了漲潮时候的最高堤岸。

〔全部平民均下。〕

你看，誰說他們的愚賁不能感動；
他們都啞口無言地怀着歎慚走了。
你往那邊到大廟去；
我往這邊走：只要你看見
有什麼塑像上披着華采，你就把它都拉下來。

馬魯勒斯 我們能這麼干嗎？

你知道這是為了盧佩克節的。

佛拉微斯 沒有關係；反正不能讓塑像為了
該撒的勝利而打扮起來。我要多走几處，
把街上的閑人驅逐個干淨：
你也這樣辦，哪里人多你就到哪里去趕。
把該撒翅膀上新增的羽毛都拔掉了
才會使他同一般人飛得一樣高，
若不然，他可就要飛到我們的視線之外，
叫我們全都像奴隸一樣不敢抬頭了。

〔同下。〕

第二場 公共場所

〔出場樂。該撒，安東尼，佳爾勃雅，鮑霞，達修斯，西塞羅，布魯特斯，加修斯，卡斯卡同上。一大群人後隨，其中有一個算命的人。〕

該撒 佳爾勃雅！

卡斯卡 肅靜，啊！該撒說話了。

〔音樂立止。〕

該撒

佳尔勃雅!

佳尔勃雅 我在這兒,我的大人。

該撒 当安东諾斯往前跑的时候,

你要迎着他站着。安东諾斯!

安东尼 該撒,我的大人?

該撒 你飛奔的时候,安东諾斯,不要忘記

碰佳尔勃雅一下;因为我們的長輩說,

不育的妇人在这一次聖祭中被碰一下,

就能够擺脫她們的不育的罪孽。

安东尼

我記得。

只要該撒說一声“做这件事”,这事就做成了。

該撒 开始吧,不要删除什么仪式。

(音乐再起。

算命人 該撒!

該撒 哈!誰叫我?

卡斯卡 令万声齐住:肅靜啊!

該撒 是什么人在人群里喚我?

我听见一个声音,比所有的音乐都嘹亮,

在呼唤“該撒”。說吧:該撒在傾听了。

算命人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这是个什么人?

布魯特斯 有一个算命的人吩咐你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領他到我的面前來;讓我看看他的臉。

加修斯 伙計,从人群里走出來;抬头看該撒。

該撒 方才你同我說些什么？再說一遍。

算命人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他是个說夢話的；我們离开他吧；走。

〔起身乐。除布魯特斯和加修斯外，均同下。〕

加修斯 你想去看祭神競賽的場面嗎？

布魯特斯 我不去。

加修斯 我請你，还是去吧。

布魯特斯 我不想玩；我实在缺乏

安东尼的那种好活动的勁兒，

不过，加修斯，也不要讓我妨碍了你；

我先走了。

加修斯 布魯特斯，我近來頗曾注意观察你：

我觉得你的眼睛好像失去了你从前

所常有的那种温和与慈爱的光芒；

你对待爱你的朋友的确是

有点太冷淡，太嚴肅了。

布魯特斯

加修斯，

請你不要上当：如果我的面色有所改变，

我也只是把我臉上所表现的苦惱

轉給我自己的内心去看。我近來

很为了一种心情上的矛盾而煩悶，

这些思想僅与我自己有关，

它們也許影响了我的外表，

但是却不要使我的好朋友們也因此而担心——

在这些人当中，加修斯，你乃是一位——
他們当然更不可以推敲我的疏忽，
因为事实上只是可憐的布魯特斯在和自己作战
因而就忘了向別人表示友情。

加修斯 那么，布魯特斯，我是太誤会你的心情了；
可是因此在我的心里却种下了
一些大有价值的意見，值得反复思考。

告訴我，好布魯特斯，你能看見自己的臉嗎？

布魯特斯 不能，加修斯；因为眼睛是看不見自己的，
除非用鏡子，或别的物件。

加修斯 一点不錯：

只可惜，布魯特斯，你又沒有
那样一面鏡子把你心里深藏的珍宝
呈献給你自己的眼睛。令你看得見
你自己的真形。我曾經在許多
最令人敬愛的羅馬人往來的地方，
除了不朽的該撒，听人談起过布魯特斯，
他們一面在这时代的重压之下呻吟，
一面却在願望高貴的布魯特斯能够明察。

布魯特斯 加修斯，你打算引我到个什么危險地方，
你可是想要我在自己的身上
找出些什么我從來沒有过的事物嗎？

加修斯 正是，好布魯特斯，所以才請你用心听：
你既然知道你不用鏡子就不能清晰地

看見你自己，那麼我就是你的鏡子，
我可以把你自己還不知道的眞像
老老實實地托出來給你看看。

請你不要猜疑我，可敬的布魯特斯：

如果我是個常被人家取笑的人，或者是
一個隨使用那種無聊的謔言謔語來作踐
每一位對我眞誠相愛的朋友；如果
你知道我曾經向什麼人搖尾乞憐，緊緊地
糾纏他們，然後再詆毀他們；或者你知道
我一向在宴會上是個花天酒地的人，
然後你再把我當個危險人物看待。

〔鼓號聲，歡呼吶喊聲。〕

布魯特斯 這種歡呼是什麼意思？我眞怕老百姓
會把該撒選做他們的王。

加修斯 啊，你怕這個？

那麼我就必須認爲你是不願意讓它實現的了。

布魯特斯 我不願意，加修斯，但是我深深地愛他。

可是你為什麼在這裡糾纏我這樣長久？

你到底想告訴我一些什麼事？

如果是一件對於眾人有益的事，

那麼，即使左面是榮譽右面是毀滅，

我對待它們也絕不會有任何偏心：

因為，請天神們祝福我，讓我熱愛

榮譽更甚於懼怕死亡吧。

加修斯 这种德行，我知道你有，布鲁特斯，
就像我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你的外表一样。
是啊，荣誉正是我现在要谈的题目。
我说不出你和别人对于这种日子
怎样看法，不过，在我个人看来，
我真是宁愿不再活下去，也不愿意
活着而一天到晚怕一个同我一样的人。
我生来同该撒一样自由；你也是这样：
我们吃的是一样的粮食，我们都能
和他一样抵抗冬日的严寒：
有一次，在一个风狂浪大的日子里，
翻山倒海似的泰伯河怒打着两岸，
该撒对我说“加修斯，现在你敢
同我一起跳到这汹涌的怒流里
泅水到对岸吗？”当时我全身军装，
可是我听了这句话立刻就跳了下去
叫他跟我来：果然他也照做了。
那洪流怒吼如山倒，我们用健壮的臂力
向前推进，掀开一浪又是一浪，
用坚决不退却的勇气向前竄进；
但是在我们还来不及到预定的地点之前，
该撒喊起来了“救命，加修斯，我要没顶了！”
我那时，就像我们的伟大祖先伊涅斯
从特洛伊城的大火中把年老的安琪斯

抗在肩上救出一样，我也就把这个
精疲力竭的該撒救出了泰伯河的怒浪；
而这个人现在却变成了个神，而加修斯
还是个可怜的生灵，只要該撒漫不经心地
点一点头，他就得赶快躬身致敬。

当他在西班牙的时候他有一次得了瘧疾，
在他的瘧疾發作的时候，我親眼看見他
一个勁兒地發抖：一点不假，这个神也抖过；
他那無用的嘴唇，完全失去了色澤，
而这一双令全世界都驚惶失措的眼睛
也完全丧失了光芒：我親自听见他哼哼：
是啊，他的那条舌头现在吩咐所有的羅馬人
都听他發言，还要把他的話記錄在本子上，
真要命，当时却喊道，“給我点水喝吧，蒂丁諾斯，”
像个害病的小姑娘似的。天上的神哪！
像这样一个脆弱無用的人也能够領導
这样一个壯麗輝煌的世界，独自撑起
勝利的旗帜，这真叫我驚訝不已。

〔鼓号声。欢呼呐喊声。〕

布魯特斯 又是一次全場欢呼！

我想这些欢呼呐喊一定是为了

加在該撒身上的一些新榮譽。

加修斯 当然啦，朋友，他真是像一个巨人似地
橫跨在这小小的世界之上，而我們这些小人物

就在他的巨腿之間踽踽獨行，探頭縮腦地
走向我們的毫無光采的墳墓。

人們有時候是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

親愛的布魯特斯，我們的命並沒有錯，

錯的乃是我們自己，都是我們自己把我們變成了底下
人。

布魯特斯，和該撒：那個該撒又有些什麼？

為什麼那個名字就該比你的更為響亮？

把它們寫在一起，你的名字也同樣美麗；

念一聲，也都一樣地順口；

稱一下，一樣的重；用它們召請鬼神，

布魯特斯也能和該撒一樣使天神降臨。

可是現在，所有的神明在上，

咱們的這位該撒究竟吃了些什麼肉

竟長得這樣偉大？時代啊，你受污辱了！

羅馬啊，你簡直喪盡了高貴血系的體統！

自巨大的洪水時期以來，可曾有過

一個時代，其中只有一個人獨享盛名？

到現在為止，有什麼人敢在提到羅馬的時候，

說它的寬廣的城垣只是為了拱衛一人？

現在，可真是個羅馬城，這樣大的地方，

裡面一共才住了一個人。

唉，你和我都聽見我們的先人說過

從前有過一位布魯特斯寧願容忍

永恒的魔鬼統治羅馬，也不肯讓這裡
出現一個帝王。

布魯特斯 你真心愛我，我一點也不懷疑；
你打算鼓動我去幹的事，我也有些了解；
至於我對這件事和這種年代的想法如何，
我以後再慢慢地說；至於目前，
我願意誠懇地告訴你，我不打算
再受什麼鼓動了。你說過的話，
我一定考慮；你還想要說的
我也一定耐心地聽，然後另找一個妥當的時候
一面聽取一面答复這種重大的事。
在那時以前，我高貴的朋友，你且細味這一點：
布魯特斯寧願做一個鄉下人
也不願意在這種時代所可能加給
我們的為難情況之下，自尊為
羅馬的一個子孫的。

加修斯 我真高興我的這些無力的言詞
竟會使布魯特斯迸發了這許多火花。

布魯特斯 競技已經完了，該撒也回來了。

加修斯 等他們走過的時候，牽一下卡斯卡的袖子；
他一定會用他那一種刻薄的樣子
告訴你今天發生一些什麼值得注意的事。

〔該撒和他的隨從人等又上。〕

布魯特斯 我就這樣辦：可是，你看，加修斯，